

花
當
閣
業
談

花當閣叢談卷七目錄

羅布衣

二陸

于文定

丹臺記

平湖金

換字

俞山人

歸先生

貴人持齋

于少保

和盜詩

臬州僕

荆川與胡貿棺券

馮僕

鵠糧

徐方伯

程鄭二生

年號

呂尙書

金主事

馬會元

王通判

湯都督

戚少保

徐把總

劉吳兩公

吳明卿

張副使

蔡儒

舡舫

諸葛銅鼓

王忠肅

湯會元

慈幼局

正政

姓名謬

縣官

五方之音

藥異名

員帽

蟻子官

林虞謝

陳給事

王知府

韓襄毅

王御史

邱司寇

纏足

徐府丞

兩宗伯

張經歷

劉滋

拆字

多于

陸妓

花當閣叢談卷七

羅布衣

羅宗讓

名素

閩人學問淵博無所不窺不樂仕進

在進水藥圃

京尹聞其名聘入棘園亦辭不赴退而躬畊于野時稱曰布衣學士

三陸

陸去邪

名彭南

治毛詩不仕文章勁健與陸子敬

名伯齊

名皆松江人人稱爲前後四陸子敬常謂去邪曰君談詩果思無邪否去邪應聲曰君讀禮還須毋不敬

于文定

侯總戎

名一

歸家買田于文定公

名慎

作中皆瀦水不

可耕訟于官文定公作啟戲之伏以龍韜虎畧方圖秉
耒之耕雀角風牙遽速穿墉之訟堪爲俵腹未足介懷
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衣玉帳歛攘
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爲問舍求田之計本覓禾麻之
野翻成煙水之鄉汪汪千頃之波惟見浴鳬而飛鷺閑
閑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帶牛已懸罄於橐中尚輟耕
于隴上反勞訟牒致見比追陶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掉

王將軍之武庫東矢何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
解料無負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聊陳奉慰
之辭且釋作中之愧

丹臺記

蔣熹字仰仁長洲人母爲徐武功

名貞

女幼孤穎悟特

甚十一善屬文十七而卒當未卒時嘗夢上帝召爲丹
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祕之姊壻劉炯入其齋得所
爲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
蓐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頃刻間失其一卽免身常以

爲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墮
淚母又夢壽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壽曰兒
死從首上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
深死三日而蘇旣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
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跽於庭云奉大
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
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行如飛至一城
黃衣跽請曰當去輿徒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挾而走
是不着地至一城黃衣又跽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

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
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
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
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
下莫非當年蔣熹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叱之
曰柰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子淵爾
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
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
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

須臾吏持簿至余闕之見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
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
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專也主在帝寡人爲故人受罪
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母爲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
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傳警世
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至街
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者咸下車
與敘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
燈微明旣近則其屍臥於牀心惡之黃衣推之使附乃

蘇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遂長往矣
此條余已載別卷中卽拆樓事
今復得此於朱平涵先生湧幢小品
乃知前事不謬故不厭重出詳錄之

平湖金

平湖金員字汝規爲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
與人旣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
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
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煥煌則以爲朱八官神靈
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取衣被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
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非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

囊篋運糧米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

邨老曰三吳風俗最尚禱神人有疾病不走醫而走
巫覡巫覡之名不一若道婆若尼姑若尸娘看香娘
看水碗娘卦婆卜婆皆覡之別名也巫則有所謂童
子者每一木居士上居士輒有一童子凡疾病或失
脫人家請得一居士則童子隨之而往代居士以言
禍福童子執杖跳舞若醉若狂時而叱咤時而嬉笑
醜態百出見之欲嘔而愚夫愚婦方事之若真神有
所言無不奉爲著蔡吾邑范西虞太守

名來賢

素正直

不惑邪淫凡所謂巫覡輩屏不容入宅一日其夫人
失去金飾數事俟太守他出請得金元七總管神歸
童子方執麵桿作態太守突入大聲叱之曰汝何人
童子倉皇捧桿前跪曰小人是金元七總管太守曰
金元七總管神也何跪稱小人童子曰老爺不知小
人乃是總管別號太守曰毋多言且喫我十棒顧家
人笞之每一棒下輒號呼曰小人今後不敢然此輩
不過以廉恥博酒食其小者也若夫女覡出入士大
夫之家構奇禍亂閨門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人家老

婦衰敗無所事乃結會念佛白蓮教名曰念佛婆成
羣傾國老幼美惡無不入會淫僧潑道拜爲乾娘而
淫婦潑妻又拜僧道爲師爲父自稱曰弟子晝夜奸
宿淫樂其丈夫子孫亦有奉佛入夥不以爲恥大家
婦女雖不出家而持齋把素袖藏念珠口誦佛號裝
供神像儼然寺院婦人無子誘云某僧能幹可度一
佛種如磨臍過氣之法卽元之所爲大布施以身布
施之流也可勝誅耶亦有引誘少年師尼與丈夫淫
樂者誠所謂歡喜佛矣降慶庚午妖僧圓曉穿耳纓

足粧飾爲假師姑到處哄誘念佛婦人淫媾甚多雖富貴之家不免其汙

邨老又曰吳中又尚賽神凡神所棲舍具威儀簫鼓雜戲迎之曰會優伶伎樂粉墨綺縞角觝魚龍之屬繽紛陸離靡不畢陳香風花靄迤邐日夕翱翔去來雲屯鳥散此則會之大畧也會有松花會猛將會關王會觀音會松花猛將二會余幼時猶及見然惟旱蝗則舉關王會則獨盛於崑山觀音會亦間一行之今郡中最尚曰五方賢聖會王百穀

名釋登

吳社編序

曰五方賢聖之名考古祀典圖經皆不載或以爲五行之神余意吳爲澤國地濱五湖當是五湖之神或又以爲五龍亦此意也搜神紀則謂神皆有姓氏及爵土封號其說不經又謂司主民間疾疫故吳中是會必以五月行蓋祖其說頃見五方之外肖像爲一緇一黃經曰勸善黃曰匡阜是蛇而足矣神之首曰至尊余謂至尊者人君之號惟龍有君象宜當之又其居爲黃屋朱軒僭擬乘輿若舍夫神龍而彼花竹之妖魅川壑之精靈尸之未有不膺帝罰者也夫

社之設所以祈年穀祓災禳洽黨閭樂太平而已吳
風淫靡喜訛尚怪輕人道而重鬼神舍醫藥而崇巫
覡毀宗廟而建淫祠黜祖禰而尊野厲嗚呼弊也久
矣每春夏之交妄言神降於是游手逐末亡賴不逞
之徒張皇其事亂市井之聽惑穉狂之見朱門纓紱
之士白首耄耄之老艸莽鋪笠之夫建牙擺虎之客
紅顏窈窕之媛無不驚心奪志移聲動色金錢玉帛
川委雲輸百戲羅列威儀雜遝啟僭竊之心滋奸慝
之行長爭鬪之風決奢淫之漸潰三尺之防廢四民

之業嗟乎是社之流生禍也昔郭代公戮豕烏氏之
妖亡西門豹沉巫河伯之害息今之長民者不是之
聞豈所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與不然是或一道
也吾儕小人不可知也已

換字

昔常怪宋景文震霆宵寐等語取艱澀字文易解語以
爲可笑不足法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如計無所
之則曰俚之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貧異
曰異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不知

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爲二也奉母曰奉妣不知妣之云
捐已死者此類但可欺初學小兒耳壬子科浙江鄉試
錄一論五策皆如此極可笑

俞山人

山人字羨長

名安期

刻類函百卷其書頗行然世廟時原

有此書乃鄭山人

名若庸

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書成而

鄭卒於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但不知此書曾刊行否

今俞板惡甚

歸先生

震川先生

名有光

博學善古文辭然於世務若無所解而

聽訟尤非所長令長興有鄉豪與媳奸爲僕所見揮刀殺之知事不可掩旋殺一婢提二首赴告曰婢僕通奸獲之奸所翼脫已罪偶大雨沮城外是夕先生夢有神告以殺死本未先生晨坐堂上其人攜二首入未及言先生大呼曰賊賊汝奸媳殺人如是如是遂服罪衆咸以爲神先是先生爲政務以德化不用敲朴而長興民尊頗不受繩每有差遣度無所乾沒者輒不行互相推諉譁諍於堂先生取朱筆飽蘸大聲曰若不走卽洒汗

汝衣矣及斷是獄自後無敢慢者

貴人持齋

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捶厨人乃以腥汁合作清
淡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於人曰奉齋何不佳而人
乃嗜葷貴人之姪亦一日飯素亦以味薄責厨人凡十
餘易皆不稱坐客笑曰若求佳味須用開齋其人一笑
而止

邨老曰吾觀御史臺記則天時禁屠殺頗切婁師德
為御史大夫因使至邨厨人進肉師德曰敕禁屠殺

何爲有此厨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大解事豺食之
又進鱸復問何爲又有此厨人復曰豺咬殺魚師德
大叱之智短漢何不道是獺厨人卽云是獺師德亦
爲薦之必此等厨人方好供應大貴人余本不如齋
亦不喜人茹齋尤惡人名茹齋而實不如齋尤最惡人
口茹齋而心食人之心肝臟腑所謂佛口蛇心者也
余少時讀書古里村一隣叟年八十矣家頗溫茹齋
每夜分輒起誦佛號木魚聲閣閣至曉方止寒暑亡
間余一日往省之見其方曝日結網余曰老人家何

苦爲此叟曰吾見捕魚諸孫亦捕魚每網缺取足於老子故日不給也余曰半夜敲木魚誦佛號者叟乎叟旣好善何爲結網罪業不小叟曰正爲要結網故旣早誦佛號千聲以五百消業五百種福余戲之曰倘彌陀佛以六百或七八百消業所種福止一二百當奈何叟曰余回向時日日與菩薩言過豈賴我又一蘇媼茹齋惡不可言每至人家風波當地起有姑媳者搆其姑媳或兄弟妯娌靡不搆之不至勃谿詬誶不止又善偷見物輒取以故人畏之若蛇蝎一日

余規之曰若茹素不畏地獄閻羅老子耶媼笑曰不妨吾善誦楞嚴咒若不聞風捲楞嚴咒罪業登時宥乎此等人均所謂佛口蛇心者也然此媼之罪抑又重於網叟多多許矣

于少保

于墳祈夢異靈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爲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真不作虧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客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

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
皆憐之請于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
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死太倉矜名節於此守
之最堅故雖知其冤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
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和盜詩

泰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爲盜所獲盜魁知其
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死盜詩曰
頭戴血淋漓負母沿家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杯酒我

亦有佳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賢未知天從否應口
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
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
寇喜道之出城得遠去學詩後以薦爲校職考終

邨老曰此盜可應舉做官吾鄉不乏此物知詩者能
有幾人雖然做官正不必能詩也

弇州僕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
葉某字一脫聲卽檢出待用若有夙因

荆川與胡質棺券

書傭胡質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賈少乏資不能買而以
善雖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喜取左氏歷
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
從簡約既批閱點竄竟則以付質使裁焉始或篇而離
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旣也篇而聯之句
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
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傭往
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質于文義

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資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買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買則余事無與成然買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買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厭否買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顛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元

兀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謂披閱點竄若營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今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雖尚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閑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質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質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矣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

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賢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賢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賢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讐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賢之碌碌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馮僕

馮南江

名恩

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日者謂其短

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爲備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耳備乃備箕帚徧歷所居村巷凡有穢惡悉爲掃除見一字則取置于筒至暮焚之歲以爲常壽至九十七無疾而終

鵠糧

張司令元時人亡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弗應司令乃延鮑恂爲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卽應聲曰楊柳頭邊鐵笛

風蓋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鐵崖撫掌笑曰技能文其
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鵠糧鐵崖
素愛鵠不能卻隨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貧者分給
之而去

徐方伯

徐子與

名申行

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

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蔡作書盛言客自喜可喜
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子與得之大歡
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曰自信金聲能擲地

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傳示爲重

程鄭二生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窗友也程先中甲科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支作回路費亦不與在途不勝狼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獲鹿丞又被告贓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敘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荅至晚命戲子演戲宴程鄭私喚戲子具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

視之虎怒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
欲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銜羊不採揪今朝獲
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
印步行以歸

年號

天啟三年蘇城浚河於顧家橋北得一船頭尾悉爛止
存中三船於內得錢無數約有四五螺文曰天啟通寶
余曾見其一大於今之時錢而不及崇寧十之三輪廓
豐厚青綠堆滿不知前代何年物也記之以俟博洽君

子聞之正德改元時當國者爲劉文靖

名靖謝文正名吏

書馬鈞陽

名文升

考監生出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嘲之正

德爲西夏李遵頊所建也今觀此錢則天啟亦前有犯
之者邪無從考也若乃永樂則張重華王則僞建天順
乃元出帝舊號不知當時何不詳考

呂尚書

曹祥大倉人爲新昌令有呂生

名光洵

父豪於鄉祥扶之

卒爲善士後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已忘前事光
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

後蓋戴恩十餘年如一日矣留竟夕談乃去且厚贈之
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金主事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揮使麻張最亡賴
繫之詎曰若軍餘乃故褒博儒生裝耶礪其衣使薤草
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冀顯揚今虧體辱親矣
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泣不敢言行賄乃免
未幾誠領解首登進士第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
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於堂官脫其罪張造誠

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

馮會元

開之

名夢禎

先生湖人築精舍於孤山曰得附林處士足

矣并買舟西湖二女侍歌舞甚適不能飲惟茗清香
與衲子爲伍不甚教子每曰人生自性苦苦督訓多費
物力供師友之奉真痴人開之善謔與賀吏部伯闇名燦
然善賀矜莊自律每相會開之故以謔語挑之賀大怒
愈怒愈謔賀亦無如之何至拂衣去且怒且罵開之惟
笑而已

邨老曰朱祭酒平涵名國禎評二公以開之能遊戲三昧而賀不逮遠甚又云拋却富貴易并忘子孫難馮蓋逍遙地行僊也

王通判

王見溪

名之稷

邑人爲貴陽通判運木渡黃河其最大者

二忽逸陷厥泥中千人不可出爲文祭之乃起復見夢曰吾三千年爲羣木領袖今乃逐逐隨其後終當別去必欲相煩應天子命非以巨舟載不可如其言拽而登舟舉纜一呼如躍舟行甚疾絕無阻塞

湯都督

湯沂東都督

名克寬

戮海寇王良剝其皮鞵爲鼓號人皮

鼓今在鎮江北固山聞其聲比牛皮鼓不甚揚世廟時事

戚少保

元敬少保

名繼光

山東萊州人逐賊至閩海夜半見赤光

起波際使善沒者探之乃一古鍊猶也重可二百斤純綠透瑩少保素有中散之伎因合閩中鍊絲髻手煉之凡百餘火以其半爲刀八又重煉其半百餘火爲劍三

俱作青色爛爛中夜有光射眼不滅純鈎干莫云

邨老曰余讀弇州寶劍十歌得其序若此因憶先尚書曾監少保軍勦流賊曾以一刀相贈後萬歷戊子少保至吳先員外遣余往候少保首問此刀曰此希世之珍也豈卽此手煉者歟其三劍一以自佩一贈汪伯玉司馬名道一贈弇州亦見詩序中刀後落少弟象州手少弟死無子遂不復知所往豈成龍飛去乎少保又贈一軟鍔刀可作腰圍縱之復直亦在少弟處

徐把總

徐把總

名正

守狼山於江中得一鐮矛形製古朴不類近

時物其款識數字漫不知爲何等語一日置之舟前颺風偶作海潮突湧隣舟皆簸蕩上下不能駐足獨此舟晏然如履平地明日置之他舟亦然又明日又置一舟無不然者

劉吳兩公

劉太守

名銍

沔陽人每行必以雙柁自隨吳尚書

名吳江

人亦如之尚書後以郭勛事觸聖怒勒歸卒於利國驛

卽用以殮

吳明卿

明卿

名國倫

自作生穴旁爲祠題其柱曰陶元亮屬自祭

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鍤且醉且醒年七十
四自爲誌銘而卒

張副使

副使

名嘉孚

渭南人將卒謂其子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

卽有一部遺文但蓄幾文錢死卽有一篇志文吾恥之
否德不辱名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于石足矣

不遵吾言以不孝論

蔡儒

邑秀才蔡儒者狂士也稍知屬文而過自許可一口遭前輩馮姓者於途馮蓋久餽而待貢者年老行遲蔡從後趨而前過之馮欲揖不顧而去馮呼之曰蔡子汝全未全未何目中無人也蔡回顧曰馮老快哉快哉何尻中能言也人盡薄之未幾儒考劣被黜竟以鬱死昔唐陳通方少年登王播榜第播時年五十餘通方戲拊之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以登第爲贈官

也播諭其意答曰陳少陳少切莫發惡謂其爲惡少也
播後入相通方因之仕宦不達以困蹶終二事絕相類
船舫

某子甲造一船舫忌者告之監司謂水中造房侵占豪
霸爲地方害監司北人大怒謂水中可造房何事不爲
繩之急其人累訴不能白一儒生爲草狀曰南方水鄉
家有船舫卽如北方旱鄉家有馬房監司悟獄解

諸葛銅鼓

余業師薛希之

名志學

爲廣西天河尹帶一銅鼓歸形製

與常銅鼓同差小而音響洪遠曰此諸葛銅鼓也及攷之諸葛銅鼓有奇文異狀雕螭刻虬間綴蝦蟆其數皆四而今皆無有當是贗物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蓋蠻中以銅鼓爲至寶其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卽得僭號爲寨主夔夔如鼓不作銅聲

王忠肅

忠肅公

名翱

素不善諧謔一日見一巨僚目送一美姝旣

去復回顧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巨僚曰公何以知之應

云若非有力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王文恪公方及第臚唱畢忠肅適故報至舉朝嗟嘆一大僚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又何憾焉

湯會元

會元湯霍林

名賓尹

乙未會試前一夕有舉子夢見冕服

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試題一紙有晉元帝恭嘿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爲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爲司馬牛恭嘿思道是訥言會元湯霍林

則易水生也又丁丑科會試有召僊者問今歲場中何
題書曰下論又問下論何章曰子貢又問子貢何章曰
天機不敢泄又問會元何人曰非一非三非驢非犢當
時不能解及開之名夢禎作會元開之馮姓始知前二句
乃馮字試題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慈幼局

萬歷十六年戊子吳下大旱米石一兩六錢餓莩載道
鬻男女亡售主則生棄之纍纍道左呼號之聲處處不
絕未幾而斃五六月尤多至填街塞巷穢氣四達因思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餵鞠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褓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此法良善不知今時可放而行之否

正政

正月之正作平讀因避吕政也不知何以自漢至今不改古稱臨文不諱今則文辭詩歌皆從平正之作政右軍自避家諱也不知今人何以盡從政凡用正字多改政字此何避乎又或以爲二字古通用可笑又太守之

守廷評之評不知古何以作去聲尚書之尚不知今何以作平聲或曰尚字避上音容有之

姓名謬

顏氏家訓曰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族姓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顏公之言如此近見吾邑一大老姓蕭兄弟五

人以宮商角徵羽爲名而中貫以應字是則以蕭爲簫

矣

又南劍一少卿蕭九成名韶

蕭是蒿草何能應五音乎又一友號

淹博不欲言其名一日於酒中問余極是何木余曰但聞極是屋脊之棟有最甚之義故四隅稱四極實不聞是木名此友曰豈有從木傍而非木者余曰然則棊榻杵杷楹柱楣桷盡是木乎友大不以爲然

邨老曰吾聞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某給事惡之以激厲風俗之厲脫寫力爲大不敬叅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稱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

不能自明又一給事閱兵部題本以妓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報顏慰遣之此皆不識古字故也近日邨中一塾師從余借說苑而書劉向作柳向余戲荅以一絕云漢家龍種豈凡庸說苑文成似鼎鐘若使更生爲木吏宗元何不認華宗是蓋道聽途說知有劉向未究劉桡何字而強作解事曰吾胸中有說苑書也孟勞豈不爲公子顓頊豈不誠專翺也哉又姪本妻兄弟之女稱古者諸侯之女嫁於諸侯以娣姪從左傳所謂姪其

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爲姪不知誤自何時近來又以姪字從女不雅改作侄字不知姪字直一切與秩帙音同佳敕栗切與扶陟音同又訓半也堅也與兄弟之子何與狄梁公諫武后姑姪母子孰親不聞從立人傍然稱姪之誤從來久矣今隨俗稱呼則可施之文不若稱從子族子爲當乃姪字斷不當從立人古今字多有不同然俱有自來如臯字許重叔說文云臯字白下從本亦非本亦非半東觀漢記馬援上書云成臯縣印爲白下半丞印四下半尉印白

下人人下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
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罰字古從刀謂持刀置
人元命包改從寸寸法也 對古從口漢文以多言
非誠去口從土 疊字古從三日言決罪三日得宜
新莽以三日大盛改三田 軍陳爲陣始於王羲之
形景之影始於葛稚川 隋本隨隋文帝以周齊
不遑寧處去走存隋 尚書攷異馬乘王首開元文
字子在母懷 刀下用音摧兩點下用音鹿今作冉
字非 口在天上爲吳黃頭小人爲恭二在天下爲

酉天保爲一大人口八十號舒仲爲予舍西土瓦中
人董爲千里草趙爲小月走亨爲二月了阜爲十日
卜李爲十八子昌爲二日運爲軍走隆化爲降死三
刀爲州破田爲丑此皆象形取義非字書偏傍之法
也故謂爲圖緯云 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畛則
尔有田地則土乙力梁武署貞爲與上人魏武署合
爲人一口此又以字戲也昔人謂王右軍不識偏傍
今以訛傳訛甚有止讀偏傍者可勝數哉

縣官

里中一富翁輸貲得冠帶親朋輩醵金錢往賀向余乞一文余文中有縣官不愛名器以羅天下逸才句一里中兒強解事謂余此翁實走人京師從吏部乞得劄付非尋常縣尹所給義民比奈何以縣官辱之余欣然爲改朝廷云此兒咤於人徐君大鹵莽非我幾成輕薄得罪某翁按前漢東平王傳今暑熱縣官年少注謂不敢指斥成帝故謂之縣官又霍禹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注謂天子又卜式傳會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注皆謂指天子

邨老曰今人文字多有相仍襲用而不得其訓故聊
摘一二筆之以備遺忘已見弇州卮言及漢雋者不
錄如耀靈日也 望舒月御也 封姨與二俱風神
滕六雪神青腰玉女霜也 鬱華奔日之僊一名鬱
儀結隣奔月之僊 羲娥羲謂日娥謂月也 少海
前星俱太子青宮春宮東宮太子宫也 倩嬌客壻
也 僚壻友壻同門壻今謂之聯衿 冰叟妻父也
藁砧夫細君妻也 貽厥友于子孫兄弟歆後語
也 宅相甥也 玉樓兩肩銀海目也 靈堅鼻神

也字玉璽 尊章舅姑也 長喙參軍猪也亦名烏
金 髯主簿羊也又僧作蒸豚詩謂羊爲瓊根 北
虜謂牛爲古旃 韓盧宋鵠良犬也 白望青曹駿
狗也 伊尼鹿也 虞吏虎也 當路狼也 夜光
霄燭照夜青並螢也 春鉏鷺其行若春亦名碧繼
翁 催歸子規也亦名姊歸喚起春鳥 鈎輶格磔
鷓鴣聲 芻尼野鵲也 郭索蟬也亦名無腸公子
魚婢小魚也 赤鯿公鯉也 歸昌長離鷺鷥並
鳳名 主簿蟲蝎也 紅叱撥猫也亦馬名 白鳥

蚊也 沙蟲蝦也 蜻蛉蟋蟀也 孔昇翁大蜂也

金衣公子鶯也 綠衣使者鸚鵡也 孫供奉猴

也 石眉蟲猿也 元衣督郵龜也亦名清江使者

河北從事鱉也 河伯小吏烏賊魚也 赤弁丈

人蜻蜓也 蝶之大者曰鳳子車 糝缶將軍油蒸

校尉鮓也音市演切與鱠同俗作鱠非 河祇脯乾

魚也 寒具亦名饅饅卽今環餅南方謂之線餅

籠餅饅頭也 鑽籬菜雞也水梭花魚也並僧家謠

語又謂酒爲般若湯見東坡志林 漢詔以鹽爲食

肴之將 蔗飴沙糖也蔗亦名飴蔗亦名都蔗 青

州從事清酒平原督郵濁酒又謂中聖中賢中如字

歡伯釣詩鈞掃愁帚俱酒號麴米春亦酒名

酒名甚多

另錄別卷

苞蘆魚鮓也

羊我氏謂今經義也

羽檄

書亦可稱羽毛書

牛腰卷名

蒼官柏青士竹也

湖目蓮花也

荔奴龍眼也寫作離支亦可

絳

衣仙子海山仙人並離支

石阿醋石榴也

九列

君柳神也

木芍藥牡丹也

療愁花忘憂草並藪

也 銷恨花千葉桃也

毛穎管城子中書君毛元

銳毛錐子尖頭奴並名筆亦名不律 陶泓石虛中

卽墨侯並名研 陳元易元光松滋侯並名墨亦名

喻廩 楮先生楮知白好時侯並名紙亦名側理

壽光侯敬元穎鏡也亦曰容成侯 莫難便面屏面

並扇名亦曰簾 忘歸金僕姑並箭名 青萍純鈎

湛盧豪曹魚腸巨闕龍泉太阿工市紫雷液星青冥

龍藻屬鏤步光孟勞並劍名 青犢漏影並刀名

渠荅甲也 木上坐杖也 大黃弩繁弱弓也 銀

鑿落金叵羅飲器也 革華皮鞮也亦名下邳侯

水車飛鳧皆競渡舟名 倉琅根宮門銅環 服匿
藏酒甕 鼈婆琵琶也 軍持淨餅也 不借草屨
也 鉢塞數珠也 袷褐之袷音豎今多作短 袪
袖口袂袖也 白接離襦衫或曰巾名半臂背搭也
田衣袈裟也 襪襪蓑衣也

五方之音

聖人在天子之位能使天下書同文不能使天下言同
音故自政謝結繩教興書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由來
久矣毋論庖倉所製萬世遵行卽吳孫休創八字以名

其子靈商雲舜鉅盍寇族乃灣迄觥賢莽舉褒擁八音
唐武則天製十八字嬰而塋②囧○匹爾忌爾爾率市
閉闔鑿鑿塋乃照天地日月星君臣人戴年正載國初
證授聖十八音南漢劉巖自製龔音儼雖不行於今時
想當時文移章表中自應遵奉故書同文卽非聖人凡
在天子位者均能約束之使無異若夫五方之音卽聖
人勢不得不窮今天下音韻之謬者無如閩人卽其呼
父爲郎罷已可笑矣而二音復無正字正如梵咒中二
合三合之類而收之以鼻音又用土語讀書唱曲聽之

真同燕雀競噪令人不復可譯唯有睜目捧腹而已粵人亦然至蘇語王黃不辨已見笑於北人不知黃爲胡光切王爲吳光切胡則華姑切吳則王姑切特幾希間耳不甚謬也其最謬者則三山與珊同叶侵青與親同叶蓋因吳人全是齒音亦復不辨開口閉口且無入聲故庚青每犯真文侵尋寒山每犯監咸桓歡先天每犯廉纖也然未常無字如閩人之但有聲也若松江以水爲矢以猪爲支益又甚矣至於四方音韻其不正者尤多如北直山東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

到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錄爲慮以閣爲果無入聲韻

故也入聲內則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閉口

字故也此則與吾蘇無閉口無入聲同特其音稍勝收

之喉頰間耳河南人以河南爲渴

音可

南以妻弟爲七帝

山西人以聰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

秦以姓爲信無清字韻歙睦婺三郡以蘭爲郎以心爲

星以親爲青以人爲仍無寒文侵三字韻又如去字山

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

去聲

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

去聲

湖廣人爲處又山西人以坐爲剏以青爲妻陝西人以

鹽爲年以咬爲裏台溫人以張敞爲樂捨長年爲樂寧
之類皆因韻學不明反切各異清濁殊方喉舌齒唇牙
五音混雜故也要而言之我吳音宜幼女清歌按拍故
南曲委宛清揚北音宜將軍鐵板歌大江東去故北曲
硬挺直截今學士大夫凡爲文章騷賦銘誄詩詞所斤
斤奉若三尺不敢一字相假者非沈約四聲韻乎其金
元詞曲傳奇樂府始宗周德清中原音韻特作詞人與
歌工集之耳學士大夫不知也然二公之韻大有可商
約之始爲四聲韻也自詫爲靈均以來未始有觀挾天

地之祕旨可稱入神然在當時已見斤於梁武受駁於
陸厥後至隋劉臻過陸法言論及聲韻大要謂吳楚則
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上聲爲入梁益則平聲
似去然有音切卽寓於字義中者如之乎切諸也而已
切耳也如是切爾也何不切盍也不可切叵也至於閭
里鄙語亦有以音切爲呼者如突鸞爲團屈陸爲曲鶻
崙爲渾鶻盧爲壺貳煦爲大音代咳洛爲殼凡此非有師
學授受也天然自成莫知所以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
然祁連爲天故天山爲祁連穹廬爲居故名所居爲穹

廬卽胡人且然矣烏用詫爲入神也元周德清痛恨其
訛欲以中土治音勝之而中土之音固自勝也蓋洛邑
天下之中帝王都會德清參較方俗考覈古今故其製
爲中原音韻稍爲折衷或者以三聲奪四聲病之然大
江以北並無入聲悉叶入平上去三聲在在然也德清
之駁沈約也卽約復起恐無以荅謂靴在戈韻車邪遮
嗟却在靴不叶車車却叶麻元暄鴛言蹇焉不叶先却
叶昆溫門孫翻不叶寒山却叶魂痕其音何以相着灰
不叶揮杯不叶裨梅不叶糜雷不叶羸必呼梅爲埋雷

爲來方與哈臺叶如此呼吸非鳩舌而何然此特大畧耳約之病實不止此如東冬一聲也何分爲二弇州謂同戎弓中等其音濁故屬陽屬東宗松攻逢等其音清故屬陰屬冬不知東爲多龍切同爲徒龍切其清濁陰陽較然胡得以同入東且東冬二字俱多龍切安所別乎況何韻無陰陽卽如三江內江邦陰矣龐幢非陽乎又何以不分也卽空同先生亦謂宜分愚不能得其說最可笑者凡帆二字入十五咸閉口韻與衫嚴同叶此則卽鳩其舌恐亦不能翻調矣明興高帝召儒臣宋濂

等論之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拆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皆當改正後纂集成書大約依三衢毛居正論凡獨用併爲通用者如微之與脂魚之與虞欣之與諄青之與清覃之與咸尾之與旨語之與麋隱之與軫迴之與靜感之與賺未之與去御之與遇焮之與稔徑之與勁勘之與陷迄之與衍錫之與昔合之與洽是也有一韻拆而爲二麻字韻自奢字以下馬字韻自寫字以下禡字韻自籍字以下是也又有以中原雅聲正考

如冬鍾第二韻俱併入東韻江第三入陽韻挑出元字等入先韻翻字殘字等入刪韻之類是也其字畫大以說文爲正今偏傍點畫舛錯者並依毛晃正之如又支母母及又美美之類是也高帝初立法甚嚴犯者不赦然今偏傍點畫之類唯題奏本用之他不盡然也音韻唯御製用之他不能盡然也大率吾輩爲唐律絕句自應用唐韻爲古體自應用古韻若夫作曲則斷斷當從中原音韻一入沈約四聲如前所拈出數處不但歌者棘喉聽者亦自逆耳試觀元人馬關王鄭諸公雜劇有

是病否或曰若然則新篁池閣當作池果唱乎恐笑破
人口也曰不然以閣字輕出而後收之以果此在凡入
聲皆然不但一閣字觸類可通此唯吾友秦季公知之
近唯松陵沈平輿若張伯起則純是庚青零丁齒音矣

藥異名

天狗人參也天猪菖蒲也天牛雌黃也天羊雄黃也天鼠
防風也日精雲母也地髓地黃也道人頭蒼耳茱萸別
名秋子古人謂木爲山精兔縷兔絲也胡王使者羌活
也甘草市語名國老假君子牽牛也含九使者花椒也

九日三宮吳茱萸也時美中蒔蘿也魏去疾阿魏也骨
鯁元君草薺也野父白頭翁也玉虛飯龍腦也黑龍衣
鼈甲也沙田髓黃精也無聲虎大黃也草兵巴頭也琥
珀孫松脂也一寸樓臺蜂窠也八月珠茴香也吉祥杵
桔梗也丑寶牛黃也化米先生神麴也混沌螟蛉寄生
草也丹山魂雄黃青要女空青

員帽

部使者王化按浙一舉人冠員帽入謁王問曰此冠起
自何時舉人曰起自大人乘轎之年王大慚反加禮焉

邨老曰員帽之製聞祖宗以昇辟公車者長途遮陽之用想卽唐之席帽宋之重戴乃春元輩欲以自別於生員監生取以爲本等冠服三十年前吾邑春元盡皆用之郡城獨不然無論用違其制亦殊不雅觀今則吾邑亦用儒巾矣若夫外官三品用幃轎餘悉乘馬祖制也今之遵制者唯一典史矣

蟻子官

京師唯內官婦人遇轎不下馬不引避宋栗菴太宰名轉長安街一老嫗面衣不避隸者誤以爲男子也阿而

引之下媼露而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餘年
這些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蟻子官隸人無如之何
亟前行媼亦加鞭去太宰到部笑語同僚曰今日晦氣
空受了老婦人一場大罵同僚問故語以狀復大笑曰
這媼眼孔大一吏部尚書則當得蟻子聽者俱失笑
邨老曰吾邑一富室以貲受闕幕歸令縫人製袍服
恐其不如式也諄諄告語曰領當如何襪當如何去
而復來一日之間十數叮嚀顧復既成取補令緩語
之曰若亦識此乎縫人曰識此鷺鷥七品服也闕幕

曰若何便能識豈亦曾製此耶縫人曰瞿會元余主
顧也見會元初授編修歸曾服此後學士則爲製白
鵝服今侍郎爲製孔雀服殊燦爛也故能識閭幕捫
舌去

林虞謝好奇

林鈇子克相聞人爲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
習不過臨時檢玉篇中不常見者填入耳曰稍久或指
以問鈇鈇亦不識也武林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邵武
謝申字耳伯作文學樊宗師一字不可解且不可句人

之好奇如此何異山魃山怪哉

陳給事

給事

名選

永樂時爲給事奏事聲震朝宁上令俄數日奏

對如前上曰是天生也呼爲大聲秀才已復忤旨上命
爲坎瘞之請瘞者云吾今夕乃爲大變所苦請其故則
罵曰叱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如甕可令速死瘞者
從之遂得屈伸凡七日不死釋還故官

王知府

王知府

名雄

昌邑人洪武初爲寧波知府堂餼用魚肉命

埋之號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謁具茶給事爲客居間公大呼撤去給事慚而退又號撤茶太守

韓襄毅

襄毅

名雍

郡人巡撫江西每對庠士稱說詩書庠士易之

曰巡撫千字文秀才安得稱說詩書公聞之檄學使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爲論閏餘成歲爲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輩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千字文也不讀士皆媿服

王御史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人巡江至我蘇吾
邑有女巫妖婦惑衆土人禽以獻其罪甚確王賢牒忽
大怒坐土人誣各與杖數十時盛暑斃者十餘人王回
京忽覩羣鬼撓之搏頰叫曰這是我不是我流血
立死

邨老曰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邑有一椽孔
舞文殺人甚衆後入京以飛過海遶北地某縣
尉方飲公堂酒散入衙履墻卽跪下口稱饒命家人
出掖問故曰某某在此皆其平日故殺姓名也立刻

死又成引問獄吏曹子文每承上官風旨或受仇家
賄囑欲死其囚謬先以疾申不數日輒報死實殺之
也如此者非一人也一日與衆坐獄舍忽旋風從外
來子文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某人某官所命某
人某家所囑非我罪也語竟而死又里中一庠士亦
以承望風旨殺一族人未幾生一人面瘡於左股唧
唧作聲似人言語欲噉齋肉以少薄肉覆瘡口痛少
上去肉復痛後數日肉亦痛矣始呼天既呼父母痛
愈加忽作念曰豈某兄祟乎痛輒止復又曰此某人

指也痛又作於是連呼某兄某兄饒我饒我日夜不停聲徹於外如此者月餘而死此余所親親聞者

邱司寇

月峯名爲人極怪異不近人情在省中時湖廣方巡撫名餽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不直之後居鄉力却上官饋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矯積所却餽遺數十百金請於兩臺以抵逋稅邱大慚

纏足

客有徵及纏足事者余不能知其所自始姑應之曰纏足上古無聞俗傳自姐已始謂姐已乃雉精足猶未變故裂帛纏之然無所證據不足信齊末東昏侯爲潘妃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又南唐李後主宮嬪眉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鈿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眉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此卽今之弓足也則弓足始眉娘矣然趙飛燕能爲掌上舞子建賦洛神曰凌波微步綠珠香塵無跡曰步微曰掌上無跡則纖細可想豈

摸擬今之尺二天然腳乎且以今之尺二天然腳行金蓮上縱十丈花如船藕不知堪容幾蹄昔吳宮有響屧廊以楸梓板藉地西子躡屨而行則有聲若今尺二之屨其聲之厲當作何如胡足傳也故愚以爲纖足卽非始於妲己亦決不始於宵娘及讀新都楊用修跋漢雜事祕辛中一段有云余常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祕辛中約縑迫袂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博洽如用修亦無定見何況我輩乎一日讀田子衡留青日札其詠雙行纏有句云非乏蓮花

芽縮知音美自然絲竹不如肉不覺噴飯此獠邨鄙殺
風景若是急取杜牧之詩及王磐詞讀之始滌喉中之
穢杜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裏輕雲五陵年
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帟王詞清江引咏睡鞋云猩
紅軟鞋三寸整不著地偏乾淨樽前換晚粧燈下勾春
興幾回把醉人兒輕撥醒

徐府丞

南京徐府丞文江郡人初名申錫後申文定王文肅入
相忽去錫字止名申爲省中所參謂兼時行之雙姓避

錫爵之偏名蓋文定初姓徐而文肅則名錫爵也府丞巧於仕宦故省中以此嘲之

兩宗伯

瑞州敖宗伯

名銑

與吳宗伯

名山

嫺家居相近敖豪於飲吳

方初度具冠服過觴之及門已苦饑矣吳戲出句欲敖對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應聲曰寒朝最愛頭腦酒京師凡冬日客到以肉及雜味置大甌中注熱酒觴客名曰頭腦酒蓋以辟風寒也吳人謂之遮

頭酒

張經歷

閩人張萬里字廣陵嗜酒遇飲輒狂肆罵坐醉吐街市中且行且吐羣犬隨之張目叱曰勿爭吾且盡吐所有與汝市人大噉敏於文久不第後得官經歷

劉滋

濮陽人劉滋少爲庠士家貧無以自活然有心計去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家藏白銀皆鑄大顆顆四十斤有劇盜韓某者使其黨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耳指示其藏所曰任自取賊見大顆喜儘力攜之人

不過二顆既去劉告家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復命於韓韓曰此人殺乎曰未曰吾輩無噍類矣亟命復往殺之劉已匿無所得韓曰敗矣攜兩三顆遁去既明鄉人唁劉劉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攜

邨老曰吾里有邱老四者賊魁也其伎倆堪與韓匹其徒甚衆有庠士從之遊者余識其人不欲言其名然已載之爰書矣一日令其黨劫海上一巨室既得一二千金歸衆各自誇詡其能邱曰請各言其出

入發篋之狀對次庠士拍手笑言曰若等徒豪舉何如我快暢彼有美姝我得而奸之邱嘖蹙曰噫敗此役者必汝矣吾不願分汝贏矣遂去不復顧未幾而事發庠士獨受禽爰書之醜至今猶在人口邱著一書名肱篋祕訣甚奇余得聞於庠士戲語之曰此暴客陰符經也後聞此老賊在江陰夜則聚夥行劫晝則佯爲雙瞽爲人推命三年而人不識卒以考終

拆字

京師一術士姓趙

名吉

江右撫州人善謝石拆字術人

有所叩隨意書一字則隨字解拆吉凶甚驗名甚謬余
偕邑中兩春元往叩之時辛丑會場纔畢兩春元一姓
陳一姓張俱問前程事余則欲得家報耳入其門趙方
課一童子讀學庸見我輩去叱童子去收書置几上余
指示之曰此兩春元俱大才赴罷會場中固其所必然
所不知者名次耳陳春元卽指其書籤上庸字趙曰庸
字上半爲庚庚者更也更者化也今庚不成更何能化
乎且公登第便當用世以不成之庚壓於用上正恐無
所用耳莫怪直言次至張春元亦指書籤曰大字趙嘖

蹙不言張曰但據理直言何必忌韓趙曰依此大字公亦尚須有待余曰試言其故曰移大字上一直置下中成一不字故沉吟也兩春元大笑次至余寫貝字曰欲得家信耳趙曰尚遠以貝字上目字橫轉則爲四字其四月初八乎然四八成三十二三月二十外當有信余深信其言歸卽書而粘之壁後三月且盡家信茫然時從兄廷珍初第觀工部政過余酒中見壁間所識方共訝家信之難到忽一人突入乃兄家紀綱名祥者也相對一笑余問家信云在蔣侍御船我于德州從陸先行

計其程來月初旬必當抵灣至初八余不待問至先往

灣中候之蔣船初十始到則在天津馬堂處擔閣兩日

也兩春元亦下第後於郡人楊春元玉蒼

名大潤

座中談

及楊亦聞其名欲往叩楊時留京就選應得有司而李

大冢宰對予

名戴

與楊之尊人大司馬震涯公

名成

有舊已

擬湖州司理缺矣玉蒼書一湖字曰就選得此地否趙

曰水中撈月豈能就乎且君十口在水月之間水月陰

象也當必有不妥之耗君不應久留此矣玉蒼又書一

柄字問曰此人在家安否蓋時已聞長郎有病故問也

趙曰移木傍右一點置左顯是病字玉蒼又書一席字
問曰卽病無大妨礙乎趙曰此麻巾也兆甚凶玉蒼不
樂起甫欲出門而一人闌入余識其爲常州薛延州徐
儀制嶧陽

名希孟

客也時嶧陽偶有小病使之來問薛書

一徐字趙曰衆人倚一木不吉孰甚焉薛慍見於色大
聲咤曰小小風寒耳便不起耶趙呵之曰毋怒當爲君
再繳一字則書孟字趙前賀曰幸甚無大害薛曰君言
展轉惑人法也拂衣去不留謝錢旣去語余輩曰此人
性急不與實言移子一畫置皿上則上爲了下爲血其

入血已了矣不死何待嶧陽果三日不汗死玉蒼家問
至則長郎病劇矣不及選而歸其餘所聞甚多奇中後
以占右營佐擊孫光前病惡其直以妄言禍福喉內刑
廠監逮之遞歸江右光前承運庫太監孫順姪也未幾
亦死

多子

自古稱多男者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張耆四
十二男子馮行已兒息三十二人宋淮南程幹妻茅氏
連八年孿生十六子我朝慶成王一百子近時林公名

辛丑進士聞人曾尹常之無錫生五子五子各生五子
共二十五人二十五人生七十人而女不與林尚未滿
七十四代得百人奇甚又有船婦八乳生十六子

邨老曰我觀畫墁錄載張馮兩公多男之故云耆開
窗直廐舍先以馬合縱婢隔觀之從而爲之罔不成
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其
言甚異姑錄以資笑

陸妓

吳閶潼梓門有妓姓陸頗有姿性亦慧黠名籍籍儕偶

中一時縉紳士夫悉與妮每召客爭致之非陸不歡也
後病療其假母初亦稍爲醫治湯藥旣浸洩門前冷落
遂厭惡之病益亟度不復有生理乃不俟其絕藁而置
之城址不復顧已三日矣有丐者日棹一舟行丐河澣
適過城下見藁中蠕蠕動啟視之則陸也氣尚屬抱之
入舟詢其故始不能言沃以湯糜漸能言語丐者曰吾
以療疾見棄假母若能憐我置我舟中順則埋之城下
卽九泉不忘若德幸而生則願終身事若丐如言納之
舟中日以所丐得者飼之不半載而療愈乃日坐舟尾

佐丐操舟若夫婦然往來閩閩間有年少某子甲故陸所歡也一日張譙河下客未集丐舟適就求食某子甲顧見陸大驚呼曰若非陸氏姬乎聞汝死久矣胡猶在也得非異物耶陸曰兒人也勿疑甲曰爾何以至此此豈爾所居陸絮泣訴其母弃丐收之故須臾而客畢集見陸驚喜無不幸其生存者邀之過舟不應令人督促之乃曰諸君貴人奈何令丐婦行酒客曰爾故舊歡非丐婦也陸曰昔娼則娼今丐則丐昔衣食於娼今衣食於丐諸君憐兒則幸以殘盃餘瀝餉我舟中恩人足矣

何顏復抱琵琶過爾舟道故續歡也諸君幸毋相迫迫則問諸水濱矣由是諸客不敢違其意乃相與謀曰盍召其假母來我輩醵金酬丐彼願旣畢當無辭於我須臾而假母至語之故驚喜過望則女呼陸曰兒幸亡恙陸曰身非爾女爾女城趾下飼烏鳶多多時矣假母曰兒勿執迷兒不過欲酬丐活汝恩耳今諸公願以十二金償丐兒卽不願再上青樓諸公豈少外宅精舍逸汝終身顧不勝作丐婦乎陸曰不然丐貧也娼賤也昔娼也而實丐也今丐也而匪娼矣與其爲娼母寧爲丐且

汝死我丐生我丐實我天忍背之乎仍語丐曰有我在
不患無十二金母墮彼火坑計中也急棹去某子甲令
人跡之則見其泊舟無人處漸米炊飯炊熟取醃酒少
鮭菜置丐前歡然與之對食此天啟三年事也于王阿
咸所目覩者

邨老曰余記陸妓事而不覺淚簌簌下也余少時爲
人齟齬訐訟十年不解兩遇深文吏羅致幾不免後
得三公立解三公者一爲茶陵陳尚書楚石名一爲
仁和江都憲續石名一爲吾邑翁稽勲兆和名愈三

公於余有二天恩而余涓埃未有以報徒懷耿耿寸心蓋江陳兩公身在日月之際稽勲則天吾儕小人安所施其犬馬也然不勝媿此妓矣

又曰或疑漂母一飯韓王孫報以千金以爲施輕而報重設施有過於一飯者又當如何余曰不然一飯施於飽飫饜足之時則誠輕施於得生失死之際不啻重矣千金施於尋常溫飽之家則誠重誠難施於三齊王分茅胙土之後可以生人可以殺人可以貧人可以富人之目不啻輕且易矣雖然烏可責之今

人哉客有謂信陵君曰事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公
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毋
忘嗚呼使天下盡如客言則中山狼傳可以無作而
張安貧兒惡用鑊臂哉

周公瑕

周公瑕

名天球

吳人善書少爲文徵仲獎賞感之甚設像

中堂歲時祀如祀先與五百穀

名穉登

張伯起

名鳳翼

相左

見卽避去無子子弟之子長康亦天無子以甥邵姓者

爲嗣亦不克終

尚欲增徵召一段